



學圃薈蘇卷之四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斐體忱甫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景二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來害族移器

悉如夢焉

幽明錄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幕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

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絕者元帝渡江都建鄴獨異志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宣王呼曰彥雲

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崇少日遂薨初陵被

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有神

知之故逵助焉及末嘉之亂有覩見宣王涕泗云國

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寃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

誅玄以時望被戮異苑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

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

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

右人莫不振怖賈逵碑

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

割其疾而納之傳藥沈約晉書

范滂字明友仕齊王芳被廢友明哭甚痛因不仕景

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

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不喜者即卧寢

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終于所寢之車獨異志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

忽然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

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極有
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幽明錄

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

何劭弼傳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
制之不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後至
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語林

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玄來靈
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獻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
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
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歿而無子異苑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

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足道也

語林

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

淮南以來竿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
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
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
妾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
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我眉之巔而從赤松遊
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
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漢晉春秋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爲中散大夫後爲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異苑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魍魎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

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擊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甦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靈苑志

嵇康嘗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爲樂人不勝羈旅今傳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傳大周正樂

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

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

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文士傳

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素孝尼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竹林七賢傳 嵇

康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絕矣魏氏春秋

韓臯生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

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

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陵母丘

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督都咸有匡復之謀

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

曲曰廣陵散言魏室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

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音哀傷惜迫脇永嘉之亂

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

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新舊唐書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

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

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

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晝夢之言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臯詭辭以欺人而史氏載之于傳呈聆音察理者耶

劉潛琴議云

杜夔妙于廣陵散嵇此聲中散就其子猛求得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

為君

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

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

語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

一人形狀甚偉著械有慙之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

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

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明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年五歲時嘗令乳母

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魚此於何取耶祐曰昔

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

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遙而東行乳母隨

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金環李家驚懼

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

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去李氏遂問之
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
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
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
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爲荊州都督鎮襄陽經
給武當寺珠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
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身濟所
以使供養之情偏慙懃重也

真祥記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祐

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祐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

嘆其忠誠

世說幽明錄

羊祐爲荊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
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味終日不倦嘗
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祐

平生游憇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初爲荊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襄陽耆舊傳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爲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父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殮葬之畢遂夢此人來

謝

晉文苑傳

容竺五筆云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

甫則見于張敏頭責子羽文不及本傳偶遺之耶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巖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徙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粒米香馥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復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曠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郡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龜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文被羽衣奏

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捋取後捋令散即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其人便復隨它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崙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幽明錄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盡

復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以示張華華云此所謂然

石異物志

處士馮恢至行過人以為散騎常侍郎恢至上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爲賓客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以恭時論確然少之

千寶晉紀

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

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王隱書

孟業爲幽州刺史解官還京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

晉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於殿壁業
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答
曰陛下意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臣肉雖千斤而
知無一兩於是稱業果得千斤語林
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潰膚烈每至暑
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
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
皎若燭光異苑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
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邁置易投壺機與言

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締古今綜
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驟逆旅逆旅
姬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惟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
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埋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
者信王弼墓也異苑又陸雲事同

晉永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
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
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竒其正
節遂葬之立義陽公主碑民憐之為立廟今義陽神
是也述異記

陸抗之克步聞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吳步陳

華譚字令思高才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

抱朴子

陶璜爲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蚕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圍軟軟能動莫能名割腹肉如猪肪遂以爲臠甚香美璜啖一杯於是三軍皆食焉

交州記

刺史陶璜晝卧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投之以瓜擲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劉欣期交州記

蜀車騎將軍吳壹先主穆皇后兄也其孫喬没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

孫盛蜀世譜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年令咸寧初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

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如大指大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截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救兒韶曰吾將爲書節

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年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

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
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
脩文郎脩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
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
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鄉一
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鄉有患不死之去屍骸如此
也節曰厚葬美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
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
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念否韶曰我
無復情耳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

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
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
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
曰鬼重殺不得自從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
爲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
吾今見爲脩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覺
之乃別自是遂絕

王隱
晉書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
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
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

人不得次入屋而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入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幽明錄

鎮南劉弘以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鮮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情悒

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

疾卒

玉隱晉書
幽明錄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道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襄陽記

襄陽沔水東有荻蘭橋今之猪蘭橋也橋之左右豐蒿荻劉季和以此橋近荻有蕺菜於橋東大養猪襄

陽太守皮府君初曰此中作猪屎臭當易名作猪蘭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初如戲之而百姓遂以為名

矣水經注
耆舊傳

荀晞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谷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祖台之志怪

王晉賢王夷甫女也為愍懷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羗小醜敢欲于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投河死南岳魏夫人內傳晉書王字惠風

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瑾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蟻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為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瑾家積年無他福

禍也搜神記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晉書宋志搜神記作武帝時

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

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與

之合王隱晉書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謹

譁士女縱觀咸白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晉書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

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醜其將牛金而

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孫盛晉春秋

沈約著書好誣前代於晉則故造奇說云瑯琊國

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

酒煞牛金符證其狀魏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

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

相干史通

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
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
石文元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捷繼晉
受命考校謹識特著論以明之

舊唐書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
龜于路買而放之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
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
愉悟取而佩焉

愉別傳會稽後賢傳

顏真卿石柱記云餘不亭

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為廟廟後大冢碑甃半

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
後龜啣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啣樹溪名龜溪橋名
龜回橋

臨淮公荀序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土宴
歸經青草湖正帆怒風駛序出立船上落水比得下
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森漫毋撫膺遠望痛哭少頃見
一掘頭船有漁父以楫撥船如飛載序送還之云送
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搜神記

元帝時王啟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
日而萎落干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啟

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

廣古今五行記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温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為偶乘輶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温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志

晉書嶠還

武昌至牛渚磯燬犀角而照之

云云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

安得長

世說新語

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

幽明錄

毛寶據邾城陷寶尸沉江不出戴洋移告河伯死尸

立出

王隱晉書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郝蓋元女也喪亡平墳以塋後數日伯陽晝坐廳

上見一貴人乘肩與將從數百人各執鐵器徑來
謂曰身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毀吾
冢因日左右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絕而復
蘇築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
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後于
坐褥上見數升血疑肅殺之也幽明錄

吳興郡城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
移郡于東遷璞女亦善於地里啓璞無徒因舊址損
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于東

遷每立標輒為飛鳥啣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

女號遷城小娘女從璞廟祀宋知州鄭建撰郭尚書璞記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盡朱鬃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

邾鑿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鑿曰蘇峻為逆人神共

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為

今以疏相示及案收而疏見金陵志

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晉書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絕占者師圭

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

作公字又取紙裏公迹愈明異苑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

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

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

十人皆操刃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啻

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

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宛魂志

乾羅者慕容厲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

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述異記

石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

退或入口言既去餘襄在或入口國字也勒後隨都

襄國也異苑

張暲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改葬廬于墓側哀感

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前趙錄

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者盧得

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奸宄盧復由之

而生不能決州牧呼延謨以聞劉曜詔曰以其意惡

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漢趙記

解飛能造旃車左轂致碓右轂致磴行十里磨麥一

石春米一石虎驚每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門

成忽有一兇率天人下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謂於此造門門畢速還上天因斫木斧脫傷額而死鳳陽乃謂天上有鳳陽門也

石虎鄴中記

石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帽髻

微出石虎大惡之

十六國春秋后趙錄

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

其上石季龍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

頭今猶存

幽明錄

漢中暮陽冉家山山勢起伏群峯環拱即冉閔故址

也閔始事趙爲武興公復爲都督中外大將軍因廢

趙主僭帝位改國號魏晉穆帝使人圖其山水觀之

以筆破其山脊山遂兩斷而閔爲燕所滅其兩斷山

今猶在

畧陽志

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圖

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

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

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

畧陽志

卷四

七

三百七十六

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
方見之他日又聞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
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
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
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
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孫權時襄陽李
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
瑁出獵縱火蕪草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
信純因斃於側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

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搜神記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騶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
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
跪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而走廬江異苑

竇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妻蘇氏
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
苻堅秦州刺史以迂旨謫戍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
襄陽以禦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
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恨陽
臺又專伺其短毀之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滔

將鎮襄陽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色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思好愈重

唐武

後記 晉書稍異

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太秦時人

爲之語曰不爲推興富寧作符雅貧

秦書

初慕容儁斬冉閔于遏陘山山左右七十里草木悉

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

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電是歲永和八年也

後趙錄

桓溫自以雄姿氣槩是司馬宣王劉琨輩器有以比

王敦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

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便潜然而泣溫問其故答

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

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

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弛

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語林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

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温令陳

遵造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

傍創築畧無差矣水經注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天

功見襄走入大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為

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幽明錄

桓温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

來自遠方投温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

門内尼每浴必至移時温移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

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温恠駭而還及至尼

出浴室身行如常温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

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冥洋記幽明錄

桓温功業殊盛負其才力又懷慕逆廢晉帝為海西

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

事好犬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

事好犬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

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
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
安殺涓涓父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
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倩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
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
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
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黃衣語
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
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亦見
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冤塊志

桓溫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隧立
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謝綽宋拾遺錄

周山圖為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
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宋書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
日命招親好叙平生備有情焉復敕兒同觀鄉間行
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
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
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
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

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志
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
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
忘事矣幽明錄鄧艾爲牛徐伯爲魚北史李士謙傳
王坦之字文度與會稽沙門竺法師周旋甚厚共論
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
當相報語後王於廳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
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脩道德以
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
不復見續搜神記

車胤字武子好學家貧嘗囊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
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窓比
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成應元事統

蔡裔有勇氣聲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不知拊床
一呼而盜俱殞殷浩委以軍鋒晉書

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
令在帝前禱辭曰若有應者天將異也至三更鬱有
黃氣起自西南天將明遙墮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
生孝武帝異苑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

不屈堅使使者道虺躬治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
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
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
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虺屍歛迴眸髮髭
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觀而嘉稱厚加贈賻異
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
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以表
瑞焉因名梁殿歷宋齊后爲梁武帝所居金陵覽古
中興書云孝武造太極殿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
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金陵志

璞明帝時爲王敦所殺已五十餘年矣疑誤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
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
而拜衆皆異之督都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
涕殞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聞大怒
都督痛加鞭罰清宮故事

王羲之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
吾是天台丈人書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王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
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

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
答時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
私謂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
敬乃內慙上

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
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
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
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
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

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笑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便撫心悲惋都
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月餘亦卒幽明錄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卦側云
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
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
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
中具諸餽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

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頰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

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續齊諧記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求寄鵝籠中

云

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

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

而性慳嗔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人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飴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靈異志

此與前許彥吐人疑即一事而傳聞有異耳

會稽梁山伯與上虞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

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

異苑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后宫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載記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

時人語曰一雌云宮詩

漢書外戚幸佞傳俱無之豈別本耶

苻堅將欲南師夢蔡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婦云江右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異苑

苻堅既為姚萇殺于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苻家神也述異記

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為羗賊所辱萇殺之前涼錄晉書云不知何許人載記云興秦河州刺史

姚襄時立節將軍楊班居黃梁谷北其谷西有小谷由來無水夜中忽有人語班借車牛十具云欲移徙我是秋神尋則聲絕班即備車牛十具置門前至明車濕牛汗乃尋車轍至乾谷忽有水方二百餘步其水極深不可測冬亦湛然每水旱祈禱有應周地記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因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待之又遙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于地虎人乃前謂暠曰燉煌土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乃移都酒泉建

國稱號西涼王

劉炳燉煌實錄

涼隱王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清辨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裘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

俄而卒

後涼錄

交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置牕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幽真錄

靈石山者山有寺當孫恩作叛毀材木以為舡舸山
即有石於空中自然而落賊每有所傷故名臨海志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謀逆潛遣人到南康廟
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
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
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艘
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
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
誅洪濤之降使之自送也述異記
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

平之後人往蔡州其死人髮變而為鱷異苑

義熙九年群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剖棺戮之壺

屍僵髮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

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蕭方等三國春秋

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

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齒黑晉末刺史毛璩使縱

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

逼縱為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既害毛璩自號成都

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卒如周言元和地志

譙縱作亂廣漢王瓊建義慮衆心不一乃伐樹為約

云凡我同盟生死一力共成義節者此樹還生如或

離貳樹遂枯死俄而樹生焉至今孫枝猶生華陽國志

義熙中有發京房冢者屍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為藥

軍士分割之異苑

齊城南有女水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

津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涸慕容玄明惡之寢病

而亡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水經

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為劉裕所敗仲文隨

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晉書

陝縣大城西北角河水中漫湧起勃鬱方數十丈如

有物居水中父老云水灘漲減銅翁仲頭髮常與水

齊晉劉裕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

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石季龍所襲至此而

沒戴延之西征記周地圖記

劉裕送姚泓于建康而戮之百里之內草木焦死秦后

錄大中時有南岳僧行道精古向有一人綠毛遍體至

前僧驚問之曰我姚泓也僧曰晉史言姚泓為劉裕

所執何至今日泓曰尔時實為裕所滅送我於建康

市以殉我遂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者

斬之以立威聲示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我自逃

竄山野食松栢之華遍身生毛遂至長生不死為說
晉末歷代之事如指諸掌

唐夷
堅集

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頰後也師事歐陽湯湯
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貳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
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後
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
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

後魏
書

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克暴無厭以殺為樂背像背上

翻澤
名義

訖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郡尤甚火防甚
峻猶自不絕王弘為吳郡白日在廳事上見天上有
一赤物下狀如信幡墮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
弘知天為之災不罪火主

宋
志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雛後
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窠中疑其
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江表
集

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

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

寰宇
記

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魏虜

為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
宏乃改姓元焉南齊書魏虜傳

魏道武珪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當有
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珪乃滅清河一郡
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
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紹私
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為內應夜伺珪獨處殺之
珪臨死曰清河萬民之言乃汝等也宋書索虜傳

劉毅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官武
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
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自有命
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南史

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
餘里野穀生焉又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袁
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述異記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性好宰殺初為晉西省郎
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玩之以為得
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
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宣驗記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乎荅曰

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廬山記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且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隣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塚

系蒙

宋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於六十矣

渚官故事

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臘遇一鶴將二子並擒之歸以獻王王令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得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翻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仍于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

飛乃與俱去

述異記

宋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南史

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

裸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謝綽宋拾遺錄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

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之竒迹也

荆南記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一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其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

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

青田志

檀道濟元嘉中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噓欷涕零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柰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見誅

異苑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異苑

元嘉中夏侯祖忻為兖州刺史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請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耳終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之沈對前燒之煙焰未滅視此帶已在夏侯腰上矣

述異記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

宋書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

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顛宅顛為王敦所害
後為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悅宅為會稽王
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亦
以凶終宋孝武時為雍州刺史臧燾宅質反被殺故
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
為第始造未及居為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劉宋時錢塘什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邊養一白
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叱吻張喉作梵呼
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
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飲生飯送

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至洎唐武宗

廢教寺毀除焉飯猿于臺事比日堙滅有宋高僧傳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窻
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
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
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官至東

宮舍人獨異志

微生亮昇明中釣於明月峽溪中得一魚長三尺置
船中以草覆之及歸見一美女在草下年可十七八
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曰既為人能

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三年後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三峽錄
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夜輒躑躅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一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渚宮故事

袁粲舉義父子俱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梨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即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鼯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其妻子併死于狗此狗即袁即所常騎者也

廣古今五行記南史

宋元嘉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遇靈鷲寺

謂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
群鷺共啣繡像委之堂內及齊王蕭道成初為始興
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

廣弘明集

宋廢帝太始年江南盛種蕭梨先無此樹百姓爭欲

植之識者曰當有姓蕭人王者後齊受禪

廣古今五行記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代京闕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

旋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賫一部華嚴晝夜讀

誦禮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以髻鬚盡生陰相復

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世祖增信內宮驚

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

侯君封示集法苑記

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河府摩磷宮湯泉釣

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黃金鎖穿腮放于池內後

皆長五尺沉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

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其一浮天化五

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年六月行

臺元淵北伐頓此次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

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為葛榮所殺

冀州圖經 郡國志

齊武帝嘗宿舊宮登穿針樓寵荀昭華侍側帝昔經

私通司馬女言此女有國色是夕對荀氏說之荀氏

聞其妍意殊不悅逼帝迎之欲得一見帝始以為疑

而荀氏求請甚切其夕遂訪迎之司馬氏貧窮而年
已宿衣裳補結粧梳不與宮內相參荀氏盛飾見之
登階便相笑侮呼帝入視又以醜辭嘲帝帝甚慙色
即遣還外賜錢五萬擢其夫為永嘉郡丞金樓子
鬱林時有內博士韓蘭英吳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
善為文章始入為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
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曰
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
帝乃還之金樓子

齊書云吳郡韓蘭英有文辭詩品云蘭英綺密甚

有名篇又善談笑而詩紀此詩不載

齊時荊州城中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

不異經月乃歇

吳均齊春秋

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

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梁書

武帝殺齊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

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康武帝禁而餓殺簡文幽

而壓死誅梁子弟畧無孑遺時人以為景是東昏後

身也初簡文之生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

年生其年景生于鴈門

朝野僉載景母夢東昏而

郝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投殿庭井中衆趨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煙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冊爲龍天王使於井上立祠六朝記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郅后所隔抑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鷓鴣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郅茹之後妬殆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于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文苑英華

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至簡文爲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等數人於此齋綜覆詩集資給豐厚時號爲高齋學士其南又一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有紫氣騰走形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龍飛襄沔記

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旣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爲闈人携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

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窮神秘苑

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隻翔遶陵

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

廣異記

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

尚書故實

武帝命表昂作書評昂答啓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

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

字法如前

黃伯思法帖刊誤

今淳化法帖中第五卷知果書此一段謂爲武帝

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

賓退錄

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

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

之心如搗操泥

獨異志

千字文題云勅負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

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

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

談苑

後周河瀆碑云郎瑯王褒字子淵造華嶽廟碑云

萬紐于謹撰皆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

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

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如此

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

金石錄

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乃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按代帝畫敕比齊書樂陵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

被折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顏氏家訓

太清元年武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爲非動而動在洪範以爲妖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肩之類

南史

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雷電霹

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

朝野僉載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見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

得過疫兒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
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係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揚徐
交豫尤甚莫氏鄉隣多以絳免他上効之無驗隋書

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近不通問簡文與太子大

噐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必

厭勝術不然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

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獨異志

廬陵威王續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齋裏施木

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

晦明者金樓子

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弘遊典墳寤歌林澗覽典表於

千載觀榮落於四時歲時記要

有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

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金樓子

王元景使梁劉孝標送之泣下元景無浹謝曰卿勿

怪我我別後當應闌干耳談藝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

攢心獨異志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

首陽

雜俎

大同八年戊午揚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巧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頭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百陽雜俎

長流縣西有梁儀同常啟宅在郭城西門啟少時有南陽人蔡邕善望氣相啟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啟宅止有草屋數間而邕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啟換宅疑而不許啟兩兄闡纂有令聞位望在啟之右鄉里謂此二人應班槐棘其後闡纂相繼而終啟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游憇此宅中望

氣之言殆有徵矣

襄河記

魏李謚字永和幼號神童耽學守道不悶于時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此劉蘭讀左氏無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為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魏儒林傳

冠軍將軍宋頴字文賢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頴夢見之向頴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頴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魏書河間劉宣明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伽藍記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市里所經每識故處人皆號爲聖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已來貳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

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

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
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伽藍記

梁武第二子豫章王綜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
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人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
慶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
形狀類東昏且以寵衰怨望密陳疑似之說綜遂于
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
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侯墓出其骨瀝血試
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
亦驗遂奔魏為寶卷追服三年喪南史梁書

豫章王綜之奔魏也衆軍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
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為抄所傷人馬俱
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
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脚煥乃得上馬

遂免難南史

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太尉公丹陽王尚莊帝姊壽陽
公主字苜犢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
自稱下官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
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
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伽藍記

爾朱榮為莊帝所誅也從子兆舉兵向京師源子恭鎮河內軍失利兆自雷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便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先是河邊有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徃徃表插而導焉忽生人其所在洛陽伽藍記北史莊帝為爾朱兆所弑也廣時以王恭即位贈太原王榮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于世一領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為火所

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伽藍記

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鬚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破死焉伽藍記

洛陽永寧寺熙平元年宣武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佛事精妙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見之自云年一百五十歲遍歷諸國而此寺精麗闊浮所無也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

燒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
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
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
滅十月京師遷鄴伽藍記

魏斛律金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史

梁南梁太守馮道生爲城立營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賦功梁書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于財太守樊文茂求之
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
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宿

三拚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

茂南史孝義傳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

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

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爲頓爾珍羞美

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

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

爲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

食動筋敲骨更其喉病而死廣古今五行記

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性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南史

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

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

鄱陽王世子嗣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遵女也顏氏家訓嗣字長胤父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

中食盡將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

勸且止戰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効命死

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

賊退方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約所擒本傳

顏與嗣同時謝事聞見必真也而傳乃遺焉惜哉

侯景為逆登東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

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

有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南史初太子

慶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燒夢

則應焉三國典畧

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

武庫先是諺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

及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宅東苦竹町以景

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

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鳥

自江津飛躁集其家焉

三國典

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養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南史

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北史瑣言

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麻

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顏氏家訓

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

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

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孝

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

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

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

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

顏氏家訓

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錄丁覘與知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

金石錄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鄴胡僧祐黃羅漢宗慄劉諫欲留江陵周弘正王褒朱買臣勸都建鄴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遇兆不吉答曰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

三國典畧

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養卒子褒葬於

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乂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

窮神秘苑

南中有妖鬼號曰陳王神面黑眼白形容醜陋祈禱有驗人多惡之陳霸先刻木作形自敬事神與之叙族尊爲叔父祭胙精潔動靜與神俱每有施爲多就擲琰不得好卦即云王琰不許頗以惑人其傍有墓及授梁禪尊神爲帝

寰宇記

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大極殿梁元議欲營之獨缺一

柱至陳末定二年有大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
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太
府卿蔡儔起太極殿陳書

重雲殿者梁武所立中安設像並是珍寶梁謝陳登
武帝旣崩須塋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旣豐四面齊
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
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
騰煙火相扶忽然東逝傾國上望絕日方止雨晴即
日惟礎存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
今望海者時時見之弘明佛像
瑞集十五

梁安城王蕭欽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所敵擬者惟
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似卒同
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乃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
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渚官
故事

崇仁縣有鹽池相傳陳司空黃法氈有奇術常欲變
置鹽池於家山之下幅員六十餘畝至今水味獨鹹
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臨川
記

磁州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
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末此鼓嘗鳴而齊爲周所
併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聞數百里而唐代隋以

興故一名神鉦高澄欲葬高歡作虛塚於漳水西鑿
穴於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納歡柩而殺群匠及齊亡
一匠之子知之發石窟盜金器而逃山川紀異
金胡礪碑
磁州鼓山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
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
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
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
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
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
見金胡礪鼓山常樂寺
碑什氏通鑑稍異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
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
南號爲誇處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
誚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
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顏氏
家訓

李廣字弘基天保中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嘗欲
早朝候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
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
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北史廣古
今五行記

李鉉字實昂，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後夜夢孔子，忿其廣為疏，例擊而播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三國典畧劉晝字孔昭，撰高才，不過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駟也。」北史

周武帝好食鷄卵，拔虎為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鷄卵為白團也。」真報記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闈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顏氏家訓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為蒙州

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鬢素髮筋力已衰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北史隋既平陳江南未服聚為盜賊文帝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追擊至蘇州移郡邑于橫山下蓋欲空其城耳初素遷城于橫山也匠者以楮木為城門之柱素見之謂匠者曰此木恐非堅可閱幾年匠曰可四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不四十年當廢至唐貞觀遷舊城果如其言吳郡圖經續記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

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則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西京記大業初勅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

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所重

大業拾遺

肅名新舊唐書及書史錄會要等書俱不載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板盞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處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得金荆榴數十片木色如

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為

枕

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

朝野僉載

相州刺史薛胄所居堂礎忽變為玉胄謂為善徵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戒之胄不從其言

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流之邊裔

續高僧傳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

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

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

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鏑法耳

朝野僉載

洛陽北山謂之印山其上無大樹大業都城之北巔

上有古樗樹婆娑周迴四五畝以來在伊闕正南相

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據此樹以為南北定準爇

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佛經言婆娑羅樹是如來

涅盤之所其言不祥後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及太宗
征伐皆于此樹駐車下瞰城中

河洛記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
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
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于陝
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
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愛惜書史
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後神道猶懷愛
怯按寶厨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

大業拾遺

學圃憲蘇卷之四終

